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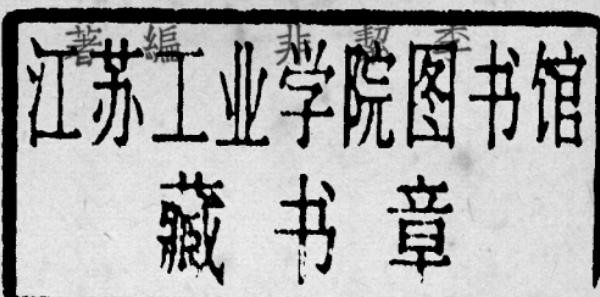
李
繫
非

編
著

浙
史
紀
要

正中書局印行

要 紀 史 浙



行印局書中正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月初版

浙 史 紀 要

全一冊 定價金圓券肆角柒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有 權 版
印 翻 究 必

編著者 李 累

發行人 蔣 志

非 澄

志

非

發行所 正 中 書 局

正 中

書 局

浙史紀要自序

作者以研究中國近代史而特別有興會於近代中日間之關係的觀點而言，中國各省浙江應最值得重視。中國自趙宋以降，浙江一隅，誠如朱子所稱：「豈非閩越反居天下之中？」直至今日蓋猶然。浙江之開發與儼然成爲國之中心，實緣外患而使然。讀浙江近代史實，輒令人感奮無似。作者以浙江爲第二故鄉，播遷之餘，感書生百無一用，因勉以文史代戈矛，發憤寫中國各省史事，一以鼓舞各省人的士氣，一以覘知其間祖功宗德的辛勤，與夫對外關係的經過，曾以六閱月之力，成東北、滇、浙三種小史，會以事故中止，迄今憶起，猶復惘惘不置。

浙江之開發，以漢族歷史的記載言，雖遜中原一籌，然古代遺跡往往而存。戰國時，越雖曇花一現，勾踐後似寂然無聞，然秦有會稽刻石，漢武徙關東貧人於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凡七十二萬五千口，江南柟梓竹箭，吳王擅鄣海澤。其後水利日修，浙土漸闢，晉孝武帝除三吳租布詔有云：「三吳奧壤，股肱望郡。」梁邱遲永嘉郡教，謂永嘉「控帶山海，利兼水陸，實東南之沃壤，一郡之區會。」

白居易盧元輔，除杭州刺史制有云：「江南列郡，餘杭爲大，征稅猶重，疲人未康。」樓鑰木待問知湖州制謂：「吳興劇郡，視古左馮。」晁補之、王十朋、王炎湖州到任謝表，先後有「肱股佳郡」與「苕霅之間，湖山清遠，而今此京畿之內，事物浩穰。」蔡肇明州到任謝表：「眷甌粵之偏陬，控東南之美，浸鰐蛟霧濕之所蟠鬱，夷棘峒船之所往來。」大抵南宋之時，浙土之美，遂大見於世。

民國二十六年由蘆溝橋事變而淞滬血戰，暴敵登陸浙土，遂起全面抗戰。按乍浦一隅，明末倭寇內犯，均由此登陸，一八四〇—一四二年間，英人亦屢攻乍浦，遊者謂古代烽火土阜，防禦遺跡，猶可辨認。降及清末，猶致力於此間的海防。不虞倭寇孽嗣，不忘舊惡，猶得恣其兇慘。溯秦始皇三十七年（西元前二一〇年）在鄧縣（今寧波）時遣方士徐福，將男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吳大帝黃龍二年（西元二〇一年）正月遣將軍衛桓將甲士萬人自會稽浮海求夷州及亶州。雖蓬萊、夷州、亶州之所在，甚多爭論，而所指要皆在日本島國的方位，則無可疑也。其後中國文物制度，貿易交通，多由寧波輸日。溯五代時，倭以商業的關係，與吳越錢氏相往還，宋代倭船來者益多，因置提舉市舶司。乾道九年（西元一一七三年）後倭附明州綱首，以方物入貢。然盜竊行爲，自古既然而浙省之受害爲烈。浙產的處州烏剛白檀之炭，可以鍊銅，輸日不少。而溫屬弗石，沿海漁產，皆大利於日本。以

文化言，佛教王學，影響東瀛最深，日人威畏而不懷德，侵浙率先且甚，翻閱史冊，良復令人倍憤。

此次我國抗戰軍興，不五閱月，杭州及浙西各縣，即告淪陷。其後歷年敵人之迭次竄擾及侵佔，依浙江善後救濟資料調查報告（三十四年十二月編印）所稱：「總計八年來，為敵侵佔盤踞較久者，有杭州市、杭縣等三十八市縣，縣境為敵一次或數次竄擾者，有臨安、新登等三十縣，縣境未受擾及者，僅龍泉、慶元、景寧、泰順、淳安、遂安、仙居等數縣而已。此外遭敵機空襲者一、一五六次，投彈一、七六八枚，即龍泉、雲和、景寧、淳安等縣，亦受損害。敵軍在本省流竄次數特多，故損失亦特重，其中生命財產，以及交通農工各業之損失，分別略舉，計房屋燬損，估計約在七三二、九〇〇間，農業方面，耕作面積損失一三四、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耕牛十萬頭。工業方面，計纖維工業、手工業及其他工業，損失三九、二四〇、八〇五、〇〇〇元。交通方面，陸運破壞公路二、七七〇公里，縣道破壞二〇、八三〇公里，各種公私汽車，損失五二三輛，手車九、九一三輛，水運損失船舶二九、二四六隻，汽船六〇隻。糧食方面，損失公有糧食二四五萬石，民有糧食一、五〇〇萬石，至因災害而減少產量，其數當在五六、〇〇〇萬石。醫藥衛生方面，遭受破壞之公私醫院衛生材料廠衛生試驗所共計一九二單位，病床三、四〇〇張，被迫停辦者九七單位，病床一、五〇〇張。

其他漁業，損失漁船一六、〇〇〇艘，桑園損失約一百萬畝，水利海塘工程之損失，尤為鉅大。綜上各種損失，其數字已屬可觀。而文化教育事業及機關團體之損失，尙未計及。至民間之直接損失，幾於無法以數字計算，而難民之急待救濟者，最低人數當有一、七五七、五二五人。」視明末倭禍的慘重，其損失尤當倍蓰。我人當茲勝利之餘，故土重光，居勾踐沼吳興國之鄉，對東土一葦可航之地，安不忘危，痛定思痛，有感而刊印本書，不無可以獻替於國人者在也，並為之序。

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誌於杭州浙江大學宿舍。

目 次

浙史紀要自序	一
第一章 緒論	一
第二章 春秋越國前後之浙江	一四
第三章 秦漢的設治和三國吳之開拓	二三
第四章 晉室南渡後的浙江人文	三一
第五章 唐代浙江的國際往來	四〇
第六章 五代吳越國的偏安一隅	四九
第七章 「閩越反爲天下中」的浙江	五六
第八章 有明一代的浙江倭寇	六八
第九章 近代忠義之鄉與人文的淵藪	八一
第十章 承平日久的浙江及其現勢	九二

第一章 緒論

「越」與「浙江」命名的由來

浙江古名「越國」，衛聚賢釋義爲：「越卽鉞字，爲斧鉞的鉞。近在浙江境內的古蕩、良渚和錢家漾，皆有石鉞發現，是鉞爲浙江古民族所發明。」「於越」依衛氏釋：「卽虞越，亦卽吳越，吳越原係一個民族，後越人發明鉞而獨立，故越有超越之義，言越人發明鉞，而武器超過吳人。」此可以備一解，尙不能視爲定論。大抵秦漢稱蠻曰越，古人常聯用「胡越」二字爲一辭，以中國的北方之人爲胡，中國的南方之人爲越，所以越係種族的名稱。惟史記稱越，漢書則改稱粵，又作繇，皆一聲之轉。更由以知道越係一普通名辭，爲中國南方異部的通稱。今浙江簡稱曰越，乃係以種族之名名地方。至於「浙江」一辭，原爲水名。虞喜志林云：「潮水投浙山下，折而曲。」一云：「江有反濤，水勢折歸，故云浙江，一名浙河。」肖其山峻水瀉，經流曲折，故名。山海經云：「禹治水至於浙河，一名曲江。」

史記云：「秦始皇渡浙江，至會稽。」則浙江的由來既久，然自水名而漸引用以爲地名，則始於通典：「元帝渡江，揚州爲王畿，領東浙江地。」唐時設浙江東西道，宋時遂有兩浙之稱。原浙江一省，既大抵在浙江流域，而狹義的浙江流域，又開發最早，故以水移稱地域，爲有其實際的關係，自易假借。於是水則改稱爲錢塘江，而以浙江稱古越之地，越則用爲簡稱，今既不以指國，亦不以名種族（按百越族今已同化於漢族殆盡。）

浙江的古今民族

史記越世家，謂越係夏禹的後人，到了春秋末年，允常、勾踐始興，此係中原人士夷狄用夏則夏的意思，而在古越人本身，藉此託古之辭，以自高其身價，由考其文化生活情況異於中原一點足以覘之。其時越以百稱，則其族類之頗夥可知，所居之地，分布亦很廣袤。呂思勉謂：「自淮以北皆稱夷，自江以南則曰越。」越自勾踐後，不數傳爲楚威王所滅。至於秦漢之際，復於浙江建甌越國（說者謂同時建立之閩越國，亦在浙江），甌越閩越二國君長，皆號爲勾踐之後，然在漢時常相自閩，漢武帝先後兩度徙其民於江淮間，當然早同化於漢人。史稱其原住地，遂虛然中多山林，至三國吳時，

古越的遺民，重新以「山越」之名叛吳，爲吳所平。嗣後因爲中原漢族大批陸續南下，古越的遺民，一部分更南移，一部分遂漸歸於漢化。至於今日，浙南景甯等處的畲民，亦爲南蠻後裔。但考察者謂今浙南的畲民，非古代土著，乃明末由廣東等地經福建遷來的。史圖博李化民於所著《牧木山畲民調查記》一書即主之，並定爲一五八五年至閩之一部分，移至浙省，以抵於今之景甯縣，並稱此子遺的徭民，已在潛移默化之中，逐漸漢化，其人數依民國十八年九月浙江民政廳的調查：景甯最多，一七、四〇〇人，遂昌次之，六、〇八五人，依次爲麗水六、〇〇〇人，宣平四、九〇五人，平陽三、六〇〇人，龍泉三、〇〇〇人，青田二、〇〇〇人，松陽一、一三四人，共四四、二〇六人。有鍾、藍、雷三姓，傍山結茅，務耕作，自耦其羣，不與漢伍。清嘉慶八年，浙江巡撫阮元爲言於朝，許處屬畲民一體應試。民國以來，國內各族一律平等，其漢化必將加速無疑。

春秋之世，吳越已通於中國，及至楚滅越國，越人南嚮，江淮間人必有移居於今浙西地方的。秦始皇統一天下，會稽設郡，但其時地廣人稀，多未開闢。漢末大亂，中原人士四散，孫吳建國江東，人才取給江淮間，則江淮之人必有避亂而南作此後大遷徙的先聲者。及至西元四世紀間，五胡亂華，中州衣冠相率渡江，流人轉徙南下，洛陽一地，即已十居六七，而青、徐諸州流人，乃多於渡江後，沿太湖

流域而徙入於今之浙江，是爲中華民族第一次的大遷徙。乃致永嘉以來三百年中，既已造成冠冕君子南方爲優的結果，更其形成文化日興、聲教廣被的社會成業。人口既庶，開闢漸廣，財富益增，地利遂著。所以晉元帝謂諸葛恢曰：「今之會稽，昔之闔中。」其殷實可以想見。唐時「揚一益二」，揚州繁華居全國第一，而浙江其時初屬江南，財富重心所在，人口自盛。永嘉之後的八百年，而有靖康之亂，中原人士作第二次的大遷徙。此役竟使浙江一躍而「爲天下中」，經濟政治並爲中國重心所在。南渡將相，多籍中原，而浙江沿海內地，漢人更到處開發定居。其時杭州爲天下最繁華的都市，居民有百餘萬衆，後至的中原士庶，當在不少。浙江自是乃成漢族最優美的生聚教養之區域。

又據楊鳳鳴測驗浙籍二一〇人的結果，與江蘇同其奇特，浙江比江蘇更甚，其血清內不含凝集素的竟達百分之五六·七，所以浙江居民的血似比任何他省居民爲純淨。大抵以其時浙江雖有百越子遺，但爲比較的乾淨土，加之自北方遷來的移入後，很少散出於浙江省外的，所以能保持其特異點。反之，在其他省分，尤其是中原地方，則以異族混淆的結果，最不純淨。今浙江已完全爲漢族根據區域之一。

墮民散居甯紹各屬，其原有二說：一說南宋初金兵南下，宋將焦光瓊率所部降金，及至金兵既

退，宋人深恥其降，於是貶其衆爲賤民。一說明初俘陳友諒的部族編之爲丐戶。然此種區別爲屬於政治的原因，而與漢族並無血統的不同。其民大抵男子充吹手，或習賤業，或收販舊貨，婦人均爲喜娘，男女皆世其業。所居之地，自成一區，外人賤之，不與往來，彼亦自成風氣，甘於卑賤。今紹興城內三塊坊一帶，有墮民住處，可資考察。清雍正時，墮民與浙之九姓漁戶同除籍爲良，惟積重難返，至今尙沿舊俗。其人數據浙江民政廳十八年九月調查：共一八、三一人，計東陽二、八七四人，義烏一、八七四人，溫嶺二、一二二人，上虞三、二九五人，餘姚三八三人，鄞縣一、一〇六人，慈谿二、二二〇人，奉化二、〇〇〇人，鎮海一、三一六人，定海六六五人，象山三八五人。九姓漁戶俗稱爲江山船，其人舊隸建德縣，胥陳友諒部族。及至陳友諒敗亡，明太祖俘其子姓九族，詔其人以船爲家，不許登岸。九姓爲陳、錢、林、李、袁、孫、葉、許、何。原有船隻數千艘，納漁課。船有茭白、頭亭兩種，以魚少稅重，其家屬則隨船習弦唱，以侑觴娛客，不能自拔，習以爲業。清及民國，曾數度明令改善其社會地位。其中的婦女，已多捨舟登陸，集於蘭谿、杭州等地。據浙江民政廳十八年九月的調查：共一、八三九人，凡樂清七十九人，桐廬六四二人，開化一三八人，衢縣三四二人。至於外僑入住浙江的，史亦數載不一見，如葡萄牙人之留甬，阿拉伯人之居杭，但皆因政治關係，而終移去。

惟在近代期間，浙江由各省移入的居民，則誠屬頻繁，尤以洪楊一役為最。緣清兵與洪楊兩方，在浙江互相研殺近十年的結果，居民逃亡無算，杭州一地，遭難人士約占百分之七十五，亂後江西人大批移入浙西各地亦然，如餘杭、長興、安吉等地，皆客強主弱，客多來自湖南、江西、安徽等地。至沿海及浙南等地，則有福建人的移入於象山、定海、松陽、瑞安、樂清、龍泉、溫嶺等縣境內。又皖人亦多就商於杭州、衢縣、金華等地，經營農業於壽昌等縣，固皆有記載可循。

反之，浙人亦多外移，如寧波人的經商國內各埠，上海一地即有四十萬衆，其他為輪船水手，乃至如青田人的經商歐美日本者，亦不在少數，其中當有若干作定居之計的，故亦有一述的價值。

浙江開闢史的鳥瞰

從文字的記載中，對於浙江各地開闢的演變作一鳥瞰，可自政治、經濟、文化、風景等方面，各作一今昔輪廓的稱敍，便可得其梗概。

政治方面——即自府縣的增設一端，已可很明顯的得見其間開闢先後之跡。浙江最早開闢之地為會稽，即今之紹興。越國初都其地，秦漢以前始終為百越的中心。楚威王敗越，略地不及浙江。

之南。秦始皇時，王翦降百越之君，置會稽郡，所設縣治，多沿錢江兩岸。及西漢武帝時，移甌越、閩越之人於江淮間，始於沿海設回浦縣（今臨海境內）。後漢繼之，增置永甯縣（今永嘉境內），及至三國吳時，討平山越，增置郡縣，新安江流域舊嚴州府屬六縣，吳建其五。五胡亂華，中原人士相率南渡，浙東多佳山水，遂以大闢，名士尤多集於紹興一帶。沿海地方，在晉時亦增設縣治，其時今浙江境內除吳興、會稽二郡外，且置東陽、臨海二郡（今浙江境內，其時尚有吳、新安、義興三郡屬地）。可見此時浙中及沿海一帶已漸重要。南朝之時，永嘉、金華亦設郡治，仍沿兩晉開闢的趨勢。有唐統一中國，改設州治，在今浙江的爲湖、杭、睦、越、明、衢、處、婺、溫、台十州（嘉興、海鹽屬蘇州）。明州爲唐時蕃舶寄泊之地，以是漸趨開闢，舊甬屬七縣的建置，唐占其四。五代時吳越保有兩浙，流徙盡集，休養生息者八十餘年，而秀州（今嘉興）始置，不再隸蘇，於是浙江舊十一府，大致粗具規模。南宋繼之，行在的繁華與內地的開發，大見進步，不啻爲浙屬各地作一次升格的運動。元時建省設府，明代於舊嘉屬處屬各增設三縣，嘉屬則以沿海斥鹵之地，海潮時至，元因海塘，生聚遂盛。處屬則以礲確岩壑之區，開化宜其較後。清則開闢海島，定海、海南田、玉環孤懸海中，先後成立縣治（定海係恢復）。民國二十八年秋成立的一縣，斯爲東陽、永康、縉雲、仙居、天台間之磐安縣（縣治設大盤）。至今浙江共有市

二（杭州與溫州）縣七十六。綜論浙屬各縣設置的經過爲在江海之交者最先開闢，錢江以及沿海各縣，設立亦較早。其以戰亂關係，新安江流域各縣，早於三國時開闢，雖屬改土歸流，亦緣於水道關係，而沿海島嶼則以海上倭盜諸種原因，加以漢族不擅海上經營，南田等三縣建置，遲在民國。嘉屬則以特殊原因，可視爲例外。處屬開闢最晚，乃在此次抗戰期間，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遷至其間，誠令人有處屬反成爲浙江中心之感。

經濟方面——周禮載揚州之地：「其利金錫、竹箭、畜宜鳥獸，穀宜稻。」大抵主稱江南，兼及浙西一隅之地。晉魏以前，浙江雖有農藝，但不著稱，而著稱於史者，乃爲絲織鹽鋼之利，是紡織化學與冶造工業，早盛於浙江。浙江在古時稱爲火耕水耨之鄉。三國吳時，土著山越早有農作的經營，男女辛勤操作，但係自給自足的公社制。及至南渡者日衆，侵擾開闢，由以頻繁。隋開運河，江南繁華，已與中原相競。及至唐代安史之亂，中原糜爛，江南財賦，乃爲支撑唐室統治的主要力量。是經濟的重心，已自中原而移於江南。五代吳越國以十五州之地，當天下之半，其富庶可知。而尤能大修海塘，盡闢地利，國外貿易興盛，市舶之利倍蓰。繼爲南宋，同以一隅之地，內事豪華逸樂，外供封豕長蛇，言其富庶，尤足以動北人之歆羨，起異族之野心。明則「天下稅糧共二千九百四十三萬餘，浙江布政司二

百七十五萬二千餘，當天下九分之一」（續停驛錄）清則尤見重要，經濟文教，兩兩並盛，魚絲之產，冠於各省，衣食被於中外，至今依然。魏頌唐列浙江全境爲三區，浙東爲山區，其範圍跨浙東西而有之，約五十餘縣，錯雜山陵地帶之中。沿海區包括沿海各縣之地，迤邐不下千有餘里（浙江島嶼數，在沿海各省中爲最多，共有一、八〇六面積次於廣東爲五、九六四、五四九、〇〇〇方公里，見二十五年申報年鑑）。平原區則爲浙西杭嘉湖各縣，除近於天目莫干兩山脈之各縣爲山區外，餘悉屬之。論其經濟價值，以平原區爲第一，沿海區爲第二，山區爲第三，而各區在歷史上開闢的次第，正與之相應。泛論各區物產之饒，則如著名之紹酒、金腿、紹綢、台絹、新疊絲繭、溫台稻米柑橘之類，皆山區各縣的出品，而茶葉尤爲山區各縣的特產物。沿海區則漁、鹽生產，歲額總數在千數百萬以上。平原區範圍不過十餘縣，而絲綢茶、棉綢布、織物之利，成績偉大，已爲全浙富庶的中心，駕山海二區而上之，以是開發亦稱最早。

文化方面——似與經濟相得益彰，或更如影隨形。古代越國文化，異於中原，秦漢以降，江淮移民入境既多，而中原文化亦駸駸乎達於東南沿海。濡染稍久，到了東漢的時候，浙江乃有若干人才的產生。孫吳建國，取材本土，已足以稱雄江東，卓然樹立，以與蜀魏鼎峙。而人文的開發及取中原而